

# 弗·福赛斯

惊险悬念小说集

## 退伍兵 THE VETERAN

【英】弗·福赛斯 著  
舒云亮等 译

珠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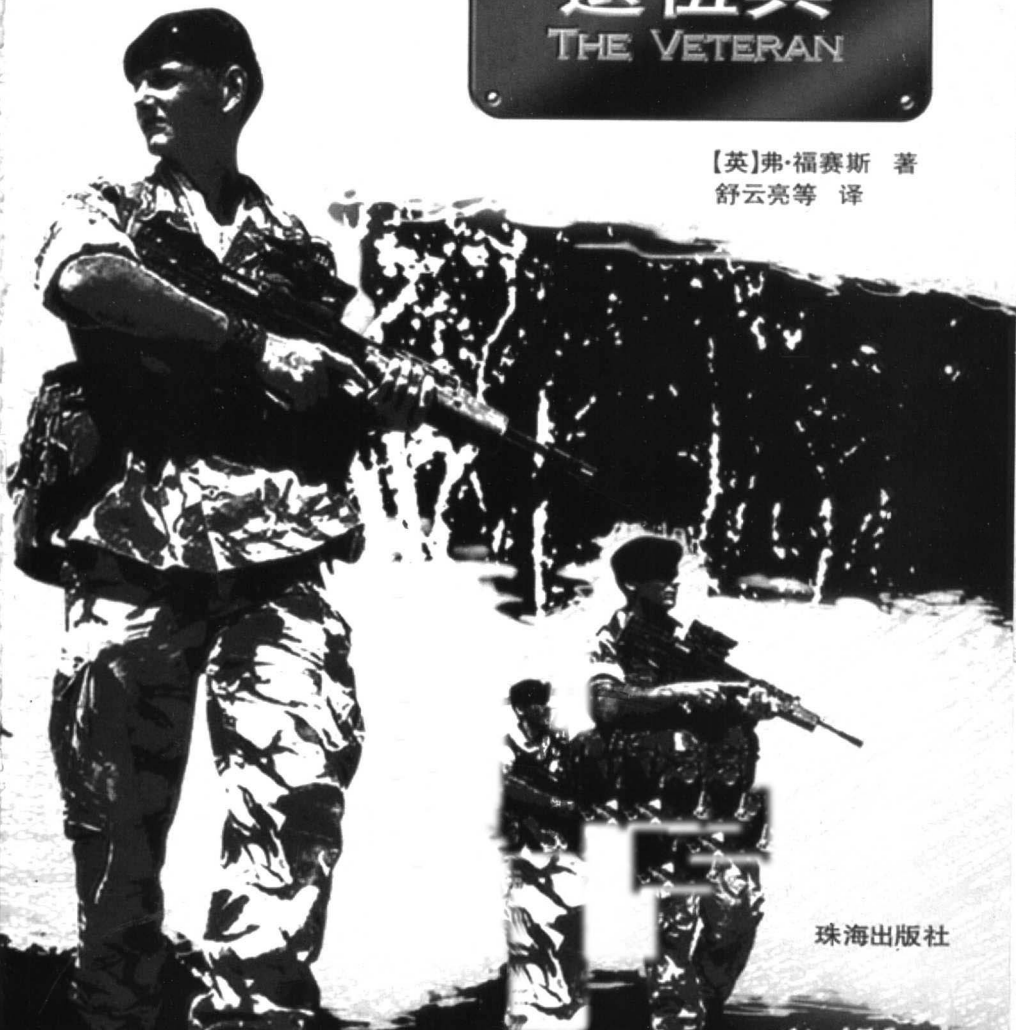
# 弗·福赛斯

惊险悬念小说集

退伍兵  
THE VETERAN

【英】弗·福赛斯 著  
舒云亮等 译

珠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福赛斯惊险悬念小说集/(英)弗·福赛斯著;郝启成、叶特灵、舒云亮等译. -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11(重版)

ISBN 7-80607-921-1

I. 弗… II. ①福…②郝…③叶④舒…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6704号

Copyright: Frederick Forsythe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ab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弗·福赛斯授权,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授予珠海出版社独家中文简体出版权

### 弗·福赛斯惊险悬念小说集

#### ——退伍兵

©[英]弗·福赛斯著 舒云亮等译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装帧设计:鲍 钧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24.875 字数:500千字

版 次:2006年11月第2版

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607-921-1/I·358

定 价:44.00元(全二册)

推荐语：

## 未知的魅力

——解读弗·福赛斯的惊险悬念小说

潘自强

我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位作家，一辈子写出一部让人爱看的小说并不难，但每写一部作品都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则很难。此言极是。

对于作家来说，这个要求真有点苛刻，但也就是这么个理。当我们将作家放在一个较高层次来衡量时，能够得到人们首肯的也就是那么几位。不过，凤凰和鸡都是鸟，各有各的活法，自不必计较。

我想说说英国作家弗·福赛斯。

将福赛斯称为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并不过分。读读他的那些小说，诸如《豺狼的日子》、《魔鬼的抉择》、《偶像》、《上帝的拳头》等代表作，就会心服口服。因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得到读者的喜爱，每一部作品都引起社会的轰动。令我们赞叹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我们发现福赛斯还是一位擅长于写作悬念小说的大家、高手。

本书所收集的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均是福赛斯的力作，它鲜明地体现出作家驾驭悬念小说的能力，每一篇作品都会使你获

得别样的感受。

19世纪最杰出的悬念大师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悬念癖，作家就是把悬念兜售给他们，使他们得到迫切想知道的事情而已。

悬念，营造的是一种未知的魅力，满足的是人类求知的欲望。当许多作家将悬念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操作时，故事就显得丰富多彩，魅力无限。福赛斯深得其中三味，他把悬念运用到了极致。

在福赛斯所有的惊险小说中，就已经具备了悬念的特质。《豺狼的日子》从开篇到终结，那种紧张的悬念就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灵。而《上帝的拳头》，则以“那个还能活10分钟的人正在开怀大笑”为开端，一句话，就将读者的疑惑、好奇、不解全部挑逗起来，你不看也不行。

当福赛斯将写作的目光从西方各国军政要员转向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时，作品的题材发生了变化。银行的小职员、剧院的女歌星、失业的流浪汉、无耻的诈骗犯等都成了笔下的主角。题材的转换并不重要。题材仅仅是一个载体，任何作家都可能涉猎到。同样的题材，在他人笔下可能是一个直白而平庸的故事，但在福赛斯的作品中，篇篇都暗含着一种使你欲罢不能的悬念。

在《石沉大海》中，我们随着故事的展开，越读越紧张，目光紧盯着那条锯级蝥蛇的行踪，一波三折，真把人折腾死。《无头案》更为奇妙，当杀手把黑洞洞的枪口指向那个美艳而善良的女性时，我相信读者们必定会大吃一惊。悬念的气氛始终掌控着读者的情绪，我们虽然无法预料事件的发展，但肯定能在每一篇最后获得一个令人目瞪口呆、拍案叫绝的结局。

西方的悬念小说与推理小说、探案小说、间谍小说是同宗的一个分支。有时，它们的界线很难划定。当它走向辉煌之时，也

自然和其它同宗作品一样显露出的某些弱点，脱离社会生活而玩弄结构技巧，形式大于内容而步入雷同的模式。福赛斯的作品显得笔力冷峻苍劲，叙述语言不温不火，人物按照事件的轨迹和性格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发展着，似乎现实生活中就充满了绝不雷同的紧张、神秘、变数……在或悲或喜的矛盾中，一个个有生命力的人物鲜活起来，我们在享受悬念所制造的紧张气氛的同时，也认识了那个社会及其中的人物。

任何一部小说都应该是作家思想意识、文化知识、社会历史等一切精神类物质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读小说就是在读作家，通过字里行间你会感觉到作家的一切。福赛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时时都能体会到他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牧羊人》中那位飞行员暗夜迷航的奇遇，《事物的艺术》围绕一次次古画鉴赏和拍卖的斗智斗勇，《奇迹》对战争和历史的夹叙夹议均显露出作家超人的才华。知识和人物、历史和现实、故事和悬念结合得天衣无缝，真可以说没有丰富的阅历，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扎实的积累也就没有福赛斯的悬念小说。所以，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说，“谁都会讲故事，但福赛斯的悬念故事与他的惊险小说一样与众不同。”

走进福赛斯为我们创造的悬念世界，自己去细心体会吧！

享受未知的魅力，感知悬念的力量。此时，我们才知道现在拜读的是一位文坛高手的名篇，一位大师级的精品……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令我们爱不释手，在西方世界，这样的作家也就是那么几位。

弗·福赛斯惊险悬念小说集

退伍兵

## 目录

---

- 1 事物的艺术  
73 退伍兵  
152 奇 迹  
186 公 民  
220 牧羊人  
252 轻柔说话的风

# 事物的艺术

十一月

下雨了。雨点像一道缓慢移动的幕墙降落到伦敦市内的海德公园，在轻微的西风的吹拂下，又像一道下落的水帘，飘向公园路和把南行和北行的小巷子分隔开来的狭窄的种着法国梧桐树的园林。一个湿淋淋的忧郁的男人站在光秃秃的树下观察着。

格罗斯文纳宾馆舞厅的入口处被几盏弧光灯和连续不停的照相机闪光灯照耀得如同白昼。里面温暖、舒适、干燥。门前的遮篷下只是地面受了潮，穿着制服的服务员们站在那里，手持发着亮光的雨伞；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驶上来。

每当一辆被雨水打湿的轿车在遮篷下停住，其中一名服务员就会冲上前去，为一位低头弯腰的电影明星或名人从汽车到遮篷的两码距离内遮风避雨。到了那里，他们可以挺直身体，面对照相机镜头绽出训练有素的微笑。

那些专门追逐名人的报社记者们站在遮篷的两侧，浑身湿漉漉的，还要尽力保护他们那些珍贵的采访设备免受雨淋。他们的呼叫声越过马路传到了树下的那个人耳朵里。

“这里，迈克尔。这边走，罗杰。笑得灿烂些，莎基拉。亲



爱的。”

电影界的名人和要人们朝着溜须谄媚者和蔼地点头，对着照相机和摄像机镜头、同时也对着遥远的影迷观众们露出笑容，置之不理几个身穿带风帽厚夹克衣的要求签名者，然后就像轻风一般地飘进去了。在那里，他们将被引向预定留给他们的桌子边。他们不时地停下脚步，面带微笑地与熟人打招呼，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奖颁奖仪式。

树下的那个小个子男人继续观察着，他的眼睛里满含壮志未酬的渴望。他也曾梦想过他也许会加入到那里，成为一位电影明星，或者至少为自己的同行所知道和认识。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了，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太晚了。

35年以来，他一直是一名演员，几乎都是在电影里演戏。他曾经扮演过100多个角色，从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开始，转而扮演微不足道的跑龙套的小角色，但从来没有演过真正的主要角色。

当彼得·塞勒斯走过去时，他曾经是一名旅馆行李员，并在银幕上出现了7秒钟；他曾经是那辆军车的司机，让彼得·奥图尔搭车进入开罗；他曾经手持一把古罗马的长矛，立正站在距迈克尔·佩林只有几英尺距离的地方；他曾经是那艘航空母舰的技师，帮助克里斯托弗·普鲁默爬进一架“霹雳火”战斗机。

他曾经扮演过服务员、行李搬运员和从《圣经》至布尔格战役的每一支军队中的战士。他曾经出演过出租车司机、警察、吃饭时的同伴、穿过马路的人、推着小车的叫卖小贩以及人们可以想像出来的任何角色。

但情况总是相同：在拍摄景地待上几天，在银幕上出现10秒钟，然后是老朋友再见。他曾经在电影胶片里与每一位已知的明星仅仅相隔咫尺距离，曾经见过好人与坏蛋、遵守纪律的和爱

耍脾气的演员。他知道他可以绝对令人信服地出演任何角色；他知道他是人类的一条变色龙，但没人认识到他自己坚信所具有的那份天赋。

因此他在雨中注视着他的偶像们纷纷下车走进晚会大厅并在以后他们将返回自己那些豪华气派的高级公寓和套房里去。当最后一位名人进去之后，灯光暗淡下来了，他步履艰难地顶着风雨走回到在石碑楼的那个公交车站。在公共汽车上，他站在走廊里，雨水一直从他身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淌。下车后他又步行了半英里路，才回到在白城和牧羊人树丛之间的他那套廉价的卧室兼起居室的公寓里。

他脱下已被雨水淋透了的衣物，用一件旧的毛巾布睡袍裹住身子，并点燃了一台单管电暖器。他的湿衣服里的水汽会通宵蒸发，到第二天早晨只会剩下一些潮气。他知道他现在是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找到工作了；这一职业即使对于矮个子的中年男人也是竞争相当激烈，而且前景暗淡。他的电话因为欠费而被停机了，所以如果他想与他的代理人联系，他只得亲自找上门去。这事，他已做出决定，他将于明天去办理。

他坐下来等待着。他总是坐着等待。这是他生活中的电影制片场。最后，那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他所认识的一个人走了出来。他跳了起来。

“哈啰，罗伯特，记得我吗？我是特鲁比。”

罗伯特·鲍威尔吃了一惊，显然记不起眼前的这张脸面。

“《意大利任务》，在都灵拍摄的。当时我驾驶着那辆出租车，你坐在后排座位上。”

罗伯特·鲍威尔的惯开玩笑的幽默挽救了这个场面。

“当然了。在都灵。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怎么样，特鲁

比？过得好吗？”

“还好。不太坏，没什么可抱怨的。贸然来到这里，想知道你的熟人是否有事可让我干。”

鲍威尔注意到对方那袖口磨损了的衬衫和破旧的风雨衣。

“我肯定会留心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祝你好运，特鲁比。”

“也祝你好运，老朋友。振作起来，对吗？”

他们握手后分开了。那位代理人是一个好心人，可是没有工作可让特鲁比干。一部古装戏将要在谢普顿开拍，但演员都已选定。这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惟一的动力是保持乐观和相信明天会轮上一个大角色。

回到公寓后，特鲁比伤心地盘算了一下。每星期可以领到几个英镑的社会救济金，但伦敦是一个物价昂贵的城市。他刚刚与他的房东科扎基斯先生进行过又一次交涉。科扎基斯再次重复房租已经到期，而他的忍耐并不是像他的故乡塞浦路斯的阳光一样没有限度。

事情很糟；实际上事情不可能更糟糕了。当湿漉漉的太阳钻进院子对面的高楼后消失了时，这位人到中年的演员走到一只碗柜前，取出一件用麻布包装着的物品。多年来，他常常自问，为什么要保留这件讨厌的东西。毕竟这不是他的口味。是感情原因吧，他这么假设。35年前，当他还是一个20岁的毛头小伙子、一个被剧团里认为将来会出名成为明星的聪明而又渴望成功的年轻演员的时候，是由他的米莉姑婆遗赠给他的。他打开了这件物品的麻布片包装。

这是一张不大的油画，约12英寸见方，不包括其镀金的框子。多年来他一直没去拆开过它的包装，但即使在他得到时，它就已经很脏了，上面布满了污垢和积尘，使得画中的人物成了模

糊的轮廓，只比影子稍微清楚一点。尽管如此，米莉姑婆在世时总是声称它也许值几个英镑，但这很可能仅仅是一位老太太的良好愿望。至于它的来历，他是一无所知的。实际上，这幅小小油画还真有一个故事呢。

1870年，一个会说一些意大利语的寻求发财致富的30岁的英格兰人，带着他父亲的一小笔赠款，移民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这时候是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顶峰时期，女王的金英镑是一种很吃香的货币。相比之下，意大利处在其习惯上的混乱之中。

在5年之内，这位投资办实业的布里安·弗罗比歇先生做成了四件事。他在齐亚蒂山区发现了那种可口的葡萄酒，并开始用大木桶把它们出口到他的故乡英格兰，以较低的价格与传统的法国葡萄酒抢生意，并奠定了滚滚的财源的基础。

他购置了一座漂亮的乡镇别墅，还配置了他自己的马车和马夫。他娶了当地一位贵族的女儿露西亚为妻，而且在他的新房子布置许多其他装饰之外，他还在维基奥桥附近那座码头上的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一幅小油画。

他并不是因为该油画很有名或摆放得很显眼而购买的。它积满了灰尘，而且几乎是藏在店铺的后部。他买下它是因为他喜欢它。

30年来，在他成为英国驻佛罗伦萨副领事和布里安爵士以来，它一直挂在他的图书室里，而且30年来，每天晚上他都要在油画下面吸他的饭后雪茄。

1900年，一场流行性霍乱横扫佛罗伦萨。病魔夺走了弗罗比歇夫人的命，葬礼之后，这位60岁的商人决定返回他的先辈的故土。他典卖了家当，回到了英格兰，在萨雷购置了一座漂亮的庄园，还雇了9名佣人。最低等的是一个当地的村姑，名叫米莉·戈尔，她被聘作客厅侍女。

布里安爵士从来没曾续弦，他在1930年90岁时过世。他曾经从意大利带回来差不多100只木条箱的物品，其中一只箱子里装的是一幅小小的、现在已经褪了色的、镶有镀金框架的油画。

因为这是他送给夫人露西亚的第一件礼物，而且她一直很喜欢，所以他又把它挂在了那间图书室里。在那里，烟尘和污垢把曾经是鲜亮的色彩薰黑了，直至画中人物的形象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又结束了。战争使这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布里安爵士的财富大多数耗尽了，因为他投资在俄国的铁路股票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时消失了。1918年以后，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

佣人们四散离去，但米莉·戈尔留下来。她从客厅侍女升为管家助理，1921年以后又升为管家和室内的惟一佣人。在布里安爵士生命中的最后7年时间里，她像一位护士般地照顾着体弱多病的主人。在1930年于他去世前，他记起了她。

他留给她一座小房子的终身租赁权和一笔信托资金，据此她可以过上一种吃穿不愁的小康生活。他的其他房地产通过拍卖兑换了现金，但有一件物品没有包括进去：一幅小小的油画。她为这张画而感到自豪，因为它来自于外国，是一幅洋画，所以她把它挂在她那座小小的租赁房的那间小客厅里，离那个露天的柴灶不远。在那里，它变得越来越脏了。

戈尔小姐终身未嫁，忙于村里和教区的工作，并于1965年去世，享年85岁。她的哥哥结过婚，育有一子，该儿子又生了一个男孩，是这位老太太惟一的侄孙子。

当她过世时，她没留下什么遗产，因为那座小屋和那笔基金归属于她的恩人的不动产。但她把那幅画留给了她的侄孙。又过去了35年，直至2000年，这幅肮脏的、沾有污渍和尘垢的艺术

品，才在伦敦牧羊人丛林一条后街上的一套破败的单室小公寓里被打开包装，重新见到了天光。

第二天上午，它的主人出现在专业从事精美艺术品拍卖和估价的享有盛名的达西大厦的前台。他的胸前紧紧地抱着一件用麻布包裹着的物品。

“我知道你们可为拥有精美物品的社会公众提供估价服务。”他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年轻的女士说。她也注意到了顾客身上穿着的磨损了的衬衫和风雨衣。她向他指了一下标有评估字样的一扇门。室内的装饰没有前厅那么豪华，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和另一位姑娘。这位穷演员重复了一遍他的询问。姑娘伸手取出一张表格。

“姓名，先生？”

“我的名字叫特鲁比·戈尔。现在，这幅画……”

“地址？”

他报了出去。

“电话号码？”

“这个……没有电话。”

她瞟了他一眼，似乎他刚才说的是他缺少一颗头颅。

“那么是什么物品呢，先生？”

“一幅油画。”

慢慢地，有关该艺术品的详情或者无知，从他的口里被逼了出来，而她的表情也越来越不耐烦了。年代？不知道，国家？估计是意大利。

评估室里的这位女子强烈地迷恋《经典酒会》里的一位年轻的剑客，而且她知道现在是去街角上的乌诺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如果这个带着一幅拙劣的图画的小男人能够离去，她就可以与一位女伴一起溜出去，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可抢占阿多尼斯

旁边的那张桌子呢。

“最后，先生，你自己对此报价多少？”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带着它过来了。”

“我们必须要有顾客的报价，先生。为保险的目的。我说100英镑怎么样？”

“很好。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可以听到消息吗？”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先生。储存室里有大量的艺术品等待着鉴定。要花时间呢。”

显然，她个人的观点是那样的东西看上一眼就够了。天哪，有些人传到她的案头上的破烂货，还以为他们发现了稀世珍宝呢。

5分钟之后，特鲁比·戈尔先生在那份表格下面签上了字，拿上他的那一联，把麻布包裹留下后，踏上了去奈茨布里奇街的返程。他仍然赤贫如洗。他步行回家。

那幅用麻布包裹着的油画被放进了地下储藏室里，在那里，它被标上了D1601的识别标牌。

## 十二月

20天过去了，D1601仍然包着麻布倚靠在一间地下储藏室的墙边，特鲁比·戈尔仍在等待着消息。理由很简单：工作大量积压。

与所有著名的拍卖行一样，达西大厦所拍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油画、瓷器、珠宝、佳酿酒、运动枪支和家具都是他们知道来源的和易被验明的。出处或来源的提示常常出现在预售目录中。“一位绅士的财产”是一件珍品的常见的介绍。“来自于已故的×××的遗产”也是很寻常的。

有人不赞成让公众自由估价的这种做法，其理由是这样会带来太多的浪费时间的破烂货，而达西真正希望拍卖的物品又太少了。但这一业务是由其创始人乔治·达西爵士提倡的，习惯留传下来了。偶尔也有个别运气好的人发现其爷爷留下来的那把旧的银制鼻烟壶原来是乔治时代的珍宝的事，但这样的事毕竟不常有。

在对 15 至 18 世纪的名画家作品方面，鉴定委员会每两星期召集一次会议，由那位挑剔的、打着领结的部门主管塞贝斯蒂安·莫特莱克主持，并由两位副手协助。在离圣诞节还有 10 天时，他决定清理所有积压下来的鉴定工作。

这次清理，结果花费了连续 5 天时间的开会，直把他和他的同事们搞得筋疲力尽。

莫特莱克先生依赖于图画送过来时所填写的厚厚的表格。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艺术家可被清楚地辨明的作品。那至少可为最终的目录编写人提供一个名字和大致的日期，而且作品当然也是一目了然的。

他选定的那些可进行拍卖销售的被放置于一边。一位秘书将写信给作品的主人，询问他是否愿意按建议的评估价出售。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原先的表格上就会设定一个条件，即该图画不得被挪往别处。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作品的主人就应该立即把该艺术品取回去。储存是要付费的。一旦选定，而且主人的出售授权也收到了，莫特莱克就会选择在下次拍卖会上把该图画包括进去，并据此准备目录。

对于那些被塞贝斯蒂安·莫特莱克认为可勉强通过的由不太出名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不太出名的作品，简介上将会包括这样的词语：“有吸引力”，意思是“如果你喜欢这类东西”，或者“不



同寻常”，意指“他一定是吃饱了饭没事才这么做的”。

在鉴赏了大约 300 幅油画之后，莫特莱克和他的两位评估人同事完成了对没有名气作品鉴定的最困难部分的工作。他只选定了 10 幅画，其中之一是荷兰阿德里安·范奥斯特德画派的一件令人惊奇的作品，但不是阿德里安本人所创作。是一位学生的，但可以接受。

塞贝斯蒂安·莫特莱克从来不会为达西大厦选择价格低于 5000 英镑的艺术品参加拍卖。在奈茨布里奇的著名的拍卖行是不会经手便宜货的，而且低于此价出卖时拍卖人所取得的佣金也是微不足道的。名气不大的拍卖行也许会受理起拍价为 1000 英镑的油画，但达西大厦不会。再说，定于 1 月下旬举行的下一届拍卖会已经有了许多拍卖品。

在第五天临近中饭时，塞贝斯蒂安·莫特莱克伸伸懒腰，揉了揉眼睛。他已经鉴定了 290 份破烂货，没有发现宝贝的迹象。看来 10 件“可接受的”是极限了。于是他对他的助手说：“我们对工作要有信心，但我们不是慈善机构。”

“还有几件，本尼？”他越过肩膀又对他身后的那位年轻的助理评估师说。

“只有 44 件了，塞贝。”年轻人回答。他使用的是互相熟悉的名字，这是莫特莱克坚持要在他的专业工作小组内称呼的方式，为的是创立一种亲密友好的工作氛围。即使秘书们也直呼他的名字。

“有感兴趣的吗？”

“恐怕没有。都没说明归属、时期、年代、流派或出处。”

“也就是说，家庭业余收藏者。你明天还来吗？”

“来，塞贝，我想我要来的。要整理一下。”

“好的，本尼。嗯，我要去参加董事会的午餐，然后就返回